

锐评

穿越: 通俗文化的寄生物

在“穿越小说”流行了几年之后,“穿越剧”今年才开始风生水起。《宫》创下不凡收视率,《步步惊心》又在热播,人们纷纷猜测“穿越剧”会不会形成又一次电视剧跟风潮。

何谓穿越?首先穿越和科幻毫无关系,而是一种适合女性阅读的、以言情为主的文学,是言情小说在网络时代的新变种。穿越小说的主流模式是这样的:某妙龄少女无意中触动某种玄机,然后由现代“穿越”到了古代帝王贵族之家,在复杂危险的政治斗争、后宫斗争(宫斗)或家族斗争(家斗)中谈一场“多男一女”的恋爱。围绕“一女”的“多男”,一般是三四个年轻英俊的,但性格有很大差异的“王爷”。

穿越女们的想象力一直膨胀,会想出穿越到架空的古代王朝去,甚至穿越到自己的小说里去,还能拐个古人回现代……穿越小说必备模式就是,女主角拥有现代人的各种知识和观念,又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中的典型人物非常了解,

能够为毫无生机的古代社会注入新鲜血液,并让自己的人生也重新洗牌。这种乾坤逆转当然会产生强烈的戏剧冲突和“作弊快感”——以现代观念在古代社会作弊,无论斗争多激烈,女主角一定会成为穿越中的女王。

穿越文学的几部开山之作《梦回大清》、《步步惊心》等,很明显都取材于二月河的小说《雍正皇帝》,尤其是由此改编的电视剧版《雍正王朝》。它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并不强调真实和历史维度,而只是借电视剧和通俗小说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YY地言情一把。穿越小说在人物设置和故事推进上都体现出粗浅的一面,即穿越小说中往往充斥着对既往通俗文化作品的篡改、模仿、拼贴和剽窃,也就是说,它寄生在早已深入人心的通俗文化的母体上。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既往经典通俗作品的重述或再编码,因此穿越小说有时也带着比较鲜明的“解构”色彩,刻意暴露通俗文化作品的模式

化和虚伪性。

在《梦回大清》、《穿越公主我最大》等小说中,主角经常会不由地想起了《还珠格格》中“容嬷嬷要折磨小燕子”、“紫薇与金锁被坏人毒打”的哭戏……穿越作品对以言情为主的通俗文化所表现出的青睐绝非偶然。虽然它和以往通俗作品一样是白日梦,是欲望的文字载体,但穿越小说换了一种更直白的体验方式,以既往通俗作品为原料进行了更为粗浅的“二次编码”。女主角的全部功能,就是再次体验通俗文化形成的稳固的集体白日梦。一些在现实中平庸的女性,多么梦想走进那些由编剧、通俗作家们炮制出的电视剧、读物中,享受物质的丰饶和情感的满足啊!

我们知道,通俗文化作品本已很肤浅了,而穿越文学又是以此为原料进行再创作,其价值贫乏可想而知,就算故事再精彩也不过是“后文化时代”原创力衰退的见证。

王海晴

名家

◎周国平:据说欲望是人间一切坏事的根源。那么,必须请出另外两位角色。一位叫灵魂,它是欲望的导师,引导欲望升华,于是人类有艺术、道德、宗教。另一位叫理性,它是欲望的管家,对欲望加以管理,于是人类有法律、经济、政治。瞧,人类一切好东西,或是欲望创造的,或是为对付欲望创造的。欲望仍然是主角。

◎陆天明:让蚊仙咬醒,搜遍宾馆房间,居然不备蚊香,愤然打电话到前台,她们只是道歉,说太晚了,没有办法了。我只狠狠说一句,跑遍全国,你们是我遇到的最差宾馆。如果你们是怕被骚扰,可以请一个男服务员送某种驱蚊武器来。果不其然,几分钟后有人送来了一枚电蚊香,还特别地说,这是服务员自己用的。

◎陆琪:许多人活在回忆里,害怕往前走。人生就一直往前,时间带给我们最好的事情,就是把那些不值得的人都删除,将那些珍爱你的人都保留下来。回忆不重要,重要的是回忆留给了你什么。所以,不要沉溺在过去,那些让你回忆却不愿陪你走下去的人,就让他们圆润地滚开吧。

◎格非:雷蒙威廉斯曾经正确地指出,“文化在自由资本主义全盛时期所发挥的那种作用,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,而今天它成了问题本身。”这个曾经呵护我们成长,指导我们应对和改造自然、使人成为人的文化,如今正在疯狂地繁殖欲望和过剩消费,迫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语录

“昨天因为我的飞机晚点了,在休息室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专访,是关于吴彦祖。标题很有意思,标题是说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人,但是他下面一句话,我始终觉得我是在一个边缘化的状态。这个标题让我们感觉到他的主旨是什么。实际上这么一个有名的演员,我们会觉得他是很正派的小生形象,而面对这种东西,我觉得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,甚至是一个作者最希望的恰恰是一种旁逸斜出。”

——被称为“当代最具大师潜力的年轻小说家”葛亮谈写作与生活。

“大家现在都在追问,文学能干什么、有何意义。其实,只要地球还在,人还在,文学就会破茧而出。所以,不管谁来宣布文学死亡,大家都不用担心。”

——韩少功在北京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。

“之前我跟陈丹青聊天的时候提到一个现象。我发现每回在这种论坛里面,我都会遇到一些很热情的青年朋友,他们会很好奇地提问:梁老师,您能不能为我们引导一种正确的人生方向,读书方向以及国家该往何处去这些问题。我觉得有趣的是,他们都喜欢强调‘引导’这个字眼儿。因为‘引导’这个字眼儿,就好像假设我已经知道终点在哪,知道往终点最正确的方向该如何,或者说他们会问最正确的该是怎样,我们该如何正确地去读书。我表示不解。”

——梁文道在“理想国”论坛接受采访时说。

镜像

有趣的街头艺术涂鸦



大街版“扫雷”

门前的琴键

窰井盖成了“武士”的盾牌

匹诺曹的长鼻子



关键词

鲁迅挽歌

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30周年,上海日前举行纪念大会。95岁高龄的著名作曲家、原上海电影局局长孟波在会上回忆了1936年为鲁迅葬礼挽歌作曲和参加挽歌队时的情景。

虽逾耄耋之年,孟波老先生对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他透露,惊悉鲁迅的突然逝世,他和同学们顿时觉得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人生向导。“听到消息,我们(作曲家)就聚到沈星海家里,大家一边流泪一边写了四五首挽歌……”孟波回忆说,由于时间紧迫,为鲁迅出殡制作的挽歌,借用了当时流传甚广的救亡歌曲《打回老家去》的曲谱。

在场主义散文奖

第二届“在场主义”散文奖日前在复旦大学颁出,台湾作家齐邦媛凭借自传《巨流河》获得这一华语民间文学奖,并获奖金30万元。87岁的齐邦媛因为身体原因并未出席当天的颁奖仪式。“在场主义”散文奖发起人、散文家周闻道说,这部作品“以亲历的个人和家族命运,观照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史,以片断式的经验呈现,抒写哀痛结实的生命历程,具有强烈的介入意识和时代精神”。

“在场主义”散文奖,由散文家周闻道等人发起,去年5月在北京成立,总奖金近50万元。去年,林贤治凭借《旷代的忧伤》获得首届“在场主义”散文奖。